

■ 田野笔记

母亲的拐杖

“什么东西,小时候四条腿走路,长大了两条腿走路,老了三条腿走路?”

这则对人生历程形象描述的谜面是稍微知世的老幼的常识,也是当下父母对幼儿启蒙教育的内容之一。其实,一旦孩子具备了思考能力,他们就会感受到这其中的沉重,甚至苍凉与悲壮。它毕竟是个沉甸甸的话题,与脑筋急转弯大相径庭,后者差不多始终带来的是较智时的恍然大悟,沮丧或自得的亢奋。

□岳永逸(民俗学者)

无论是在小区里,还是在五环内外的国家森林公园,时常都能看见自己驾着电动轮椅车,不乏怡然自得的长者。拐杖很少见。经常在小区和森林公园玩耍,尚未换牙的儿子当然也基本无缘见到那作为第三条腿的各种形状的拐杖了。每当看见坐着电动轮椅的长者,原本腼腆的儿子却会朗声说:“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也给你们买这样的车,让你们自己坐着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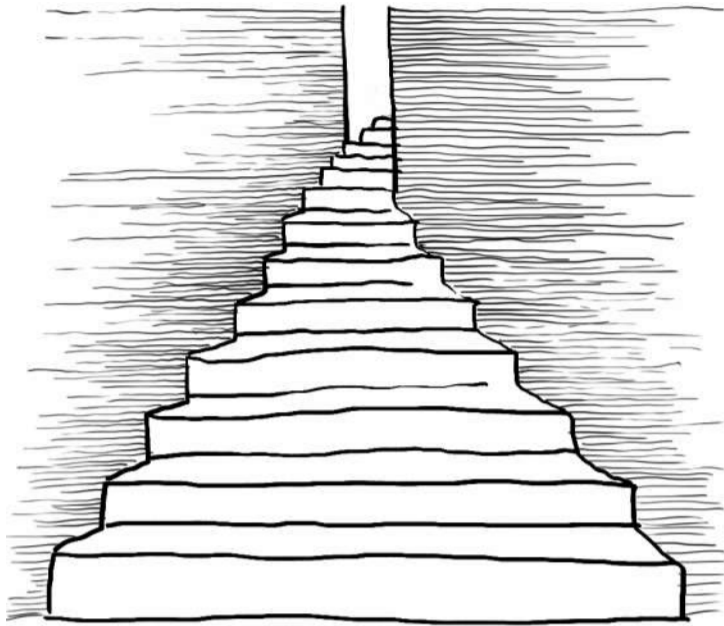
管他是无忌的童言,还是确实明白了世事,儿子的善意都让人欣慰。但是,同样作为儿子的我至今都还没有给在乡下的母亲买过拐杖。

这几年,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再加之视力急剧下降和奥氮平等药物的副作用,她四肢无力,平衡感差,走路不时会跌倒。于是,哥、姐、妹,还有外甥都给母亲买了拐杖,龙头的、枣木的、红木的……对于晚辈的孝心,母亲自是欢喜,将这几根拐杖放在了床头,可是却从未用过。想出门走走时,她习惯性拄的是老家房后山坡随处可见的荆条,或是短竹竿。母亲说,那些拐杖是城里人的玩意儿,娇贵,不实用。于是,不论她心里作何想,我虽然时有买拐杖的机会,也就懒得买了,如土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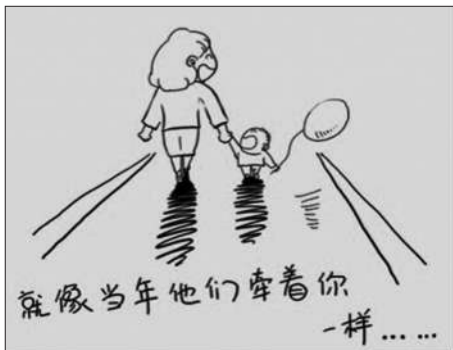
走路越来越不稳的母亲不时对我抱怨的是,我做主给他们二老在城里买的房子。六七年前,母亲身体硬朗。买房子时,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我将房子买在了五层而非一层或二层,那座公寓没有电梯。当时,我自以为聪明地想,每天上下楼爬爬楼梯,对老人也就是锻炼身体了,将来我自己住的话,视野也不赖。城里的房子母亲终究没有去住,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好心办了坏事,你也有老的一天,到时你就知道了!”

在北京,每当上下楼梯,遇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提着一二斤菜,三步一喘,五步一歇时,我就想到真正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不易了。或者,待我尺寸缩短,弯腰驼背,日薄西山时,就在那所房子,一步一歇爬楼梯的我对母亲的内疚感会更重,谁知道呢?

西方人的母亲节快到了,我没有过的习惯,也就没有必要在这天自责了。



如果有一天,父母老了,请你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就像当年他们牵着你一样……



——网络漫画《感恩父母》

■ 流行密码

布波族兴衰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布波族”本身是不真实的,是被流行文化所刻意“虚构”出来的,是一种外部感染的文化。

□基甫(文化批评家)

“布波族”是一个没有任何“天性”的族群,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假定的部族,一个虚拟的阶层。它突如其来,也随时可能消失。“布波族”将彼此冲突的布尔乔亚精神与波希米亚精神调和在一起,看上去既是布尔乔亚,又是波希米亚。在波希米亚群体中要展示出布尔乔亚的优雅;在布尔乔亚族中则标榜波希米亚式的浪漫气质。通过融入大自然或对田园时代的生活的模仿,可以舒缓激烈商业竞争的精神压力,使精神暂时变得轻松些,这样有利于身心健康。一旦透过色彩斑斓的波希米亚外衣,“布波族”,至少是中国的“布波族”,究其本质仍然是“小布尔乔亚”,一种用波希米亚精神所粉饰过的“小资”情调。他们是能够进行更充分的“文化”消费的高一级的“小资”,或者说是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感”也是他们消费的对象之一。

如同“小资”一样,“布波

族”在文化上的属性依然是一种消费性的文化。在高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要消费波希米亚情调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能够消费自由意志和生态文化,“布波族”必须拥有更多的金钱。而所谓“流浪”,无非是特殊形式的、规格更高的郊游。这样才实现了“布波族”的物质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据此,我们可以考虑当下的中产阶级在文化上的消费能力。“布波族”的出现,再一次和更加强烈地显示出金钱的威力:只有布尔乔亚,才能真正享有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时至今日,“布波”一族的日常生活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算下来,这一族的人群,他们的小孩也该上幼儿园了。食品卫生的焦虑,孩子教育的费用,房贷的压力,汽油提价,日常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等等。社会成本明显提高。倘若还能维持“森女系”的装扮,象征性地满足一下波希米亚式的体验。偶尔能结伴自驾游一下,那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布波族”的衰落不可避免。

■ 印度行舟

你哪个单位的

乌代普尔是我们在拉贾斯坦邦的第二站,全城大多建筑都采用白色大理石,故称“白色之城”。

□独木舟(青年作家)

它是印度的古都,创建于16世纪,城内有多座大大小小的宫殿。拉贾斯坦邦在印度被看做是沙漠地区,但唯独乌代普尔城内多水,故而又称“沙漠中的威尼斯”。

进入乌代普尔之后,鬼佬们的数量明显增多了,甚至超过了首府斋普尔,后来查证了一些资料之后,我才得知,原来这都是拜几部大片所赐。

在一系列的庙宇和宫殿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乌代普尔的标志——坐落在皮丘拉湖中的水上宫殿,它以前是藩王避暑的夏宫,印度独立后,王室为弥补因特权丧失带来的诸多不便,便把夏宫改建为了饭店来增加收入。这座浮在水中的纯白宫殿,与同样是大理石建筑的泰姬陵如出一辙,从日出到日落,在阳光照射下,宫殿的颜色由乳白到金黄到浅黄到亮白,再从亮白到浅黄、金黄、淡红,最后恢复到宁静的乳白。因此乌代普尔也被认为是拉贾斯坦“最浪漫”的城市。

第一天的晚饭时间,我们来到顶楼的餐厅,站在栏杆边,远处传来的祈祷声使人心神安宁。

目光投落在远处的水上宫殿,我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它真是太美了,为什么

我们不去那里住呢?

Jenny此时一声冷笑,把我那漂浮在半空中的虚荣心狠狠地拽了下来:你很有钱吗?

在我们住的旅馆的那条街道两边有很多小商铺,有的出售各种款式的皮包,或者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有的出售首饰和纱丽。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轻人从店里跑出来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吗?

我们肯定了他的推测之后,他忽然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讲起汉语,嘿,我在中国留学,上海,你们知道吗?

我有点不高兴了,就算不是中国人也知道上海吧,哼。

他没有注意到我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一边跟我们攀谈一边掏出自己的名片来塞到我手上,我一看,还真是中文的啊。他挑着眉毛说,你们不相信吗?

接下来,我便问了一个自取其辱的问题,你是哪个学校的?

上海,复旦大学。拿着他的名片我灰溜溜地走了,在回旅馆的路上, Jenny很深沉地教育我,你问的问题太没有气场了。

我不服气,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她深呼吸之后,慢悠悠地说,你应该问:你是哪个单位的?